

《诗漫注》

# 历劫僧（一）

野菊残英落，新梅嫩蕊生。

村村纳禾稼，处处食香羹。

平林木落远山现，曲涧霜浓幽壑清。

应钟气，闭蛰营，

纯阴阳，月帝玄冥，

盛水德，舜日怜晴。

地气下降，天气上升。

虹藏不见影，池沼渐生冰。

悬崖挂索藤花败，松竹凝寒色更青。

自从熄灭了心中的燥火，唐僧一伙走路也轻快得跟飞奔的马儿一样，不一日就行过了八百里的路程，啧啧，这就是辨明真假之善，心神清澈凝聚之后的状态嘛。

然后就是一首诗描述了三藏这一境界之世界：衰败的野菊花瓣还没有掉落完，梅花的新蕊已经悄悄的露头出来；这世界的居民获得个好收成，家家丰足、户户饭菜飘香；阴阳和合、天地晴朗、只待冬藏，这世界已经有神灵入驻运作。

境界生机盎然，王城一派繁荣气象，按道理说，这人应该修行得颇为不错了哇。尤其是，唐僧的糊涂伪善、已经去伪存真，开始有一派庄严；悟空的武力神通、也越来越融入慈悲的因素；唐僧和悟空，修行的认识上，正在互相接近。

唐长老策马奔城，该城市繁华热闹，衣冠隆盛，也就是贩夫走卒、人人衣着鲜亮、穿金戴银的，豪华得很。然后，就像很多小说情节的转折一样，在华丽丽的背景中，突然钻出来十来个强烈反差的角色来，原来是一群衣衫褴褛不说、还披枷带锁，披枷带锁也就罢了、甚至是在叫花子一样挨门串户的乞讨的和尚呢。

自然，故事情节的焦点，一下子就拉向了这群不堪之徒。唐三藏满脸不忍的叹息道：“啧啧啧，瞧瞧瞧，好惨好惨，咱们同行耶！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……悟空，去打听打听。”

悟空凑上前去，刚一开口，那群和尚突然扑通扑通的跪了一地。然后闹得孙悟空心里也扑通一下：糟了，莫不是我嘴脸太难看，又把他们给吓趴下了？想到这里，孙悟空不由得脑门一拍、眼睛一闭……可是接下来，老孙

没有听到预想中的“爷爷呀！奶奶呀！见鬼啦！”之类的惊恐呼喝，反而听到的是：“爷爷呀！我等是金光寺负屈的和尚。”等孙悟空再睁开眼睛，眼前是一双双热切的眼睛……

定理是：初次看到孙悟空三兄弟嘴脸，而表示不害怕的，要么是神仙，要么是妖怪。然而这些和尚，都是钢钢的凡人，为什么见到孙悟空，也不害怕了呢？凡人的好恶，都是情绪、感情，感情么，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，决然是变来变去不守恒的。

假定，是在这金光寺和尚吃香喝辣受崇拜的年代，孙悟空出现在他们面前，百分之百的，这帮家伙会瘫倒一地、或一哄而散。凡人思想里的美丑观念，自然就是这样的了。别看他们修行，没有能区分真假善恶的时候，也还是凡人一个呢。

但是，但是，就从这群和尚没有害怕孙悟空的表现上，你就能看出来，这群和尚的境界和不足。境界，就从他们面对獠牙狰狞的孙悟空，没有感到害怕。他们对于美丑的认识，随着深陷冤屈拷打、苦历挣扎求生，强烈的长期的痛苦，早就磨去了他们心中的那些常人世俗之念。在寺庙里养尊处优的修行多年，没有入门；反而在这种强迫的痛楚、屈辱、绝望中，就像剥皮抽筋一样，三两年就拔去了那深入心灵和身躯的假筋假皮。修行中的惨烈，莫不如此，有多少人能受得了啊。说真的，这群和尚能苦撑到现在，也足见他们内心意志的刚强。

他们非但不惧怕孙悟空，甚至还能透过孙悟空狰狞的面孔，看到他其实是个大好人，隐隐约约的能看到孙悟空的菩萨相来：“虽然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，我们看你们都有些面善。”

他们的不足呢，也就体现在这个：跪倒、口称爷爷、和“不敢在此奉告”。出家人的尊严气概没有了，长期的迫害中变得很胆怯。一方面无惧、一方面胆怯，纠结得很。身上的枷锁、跟心里的枷锁，是一回事呢，您不觉着吗？

（选自《西游记》《西游漫注》）